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十葉野聞 第一章

○奉安故事 清初《東華錄》所載，及《開國方略》等書，俱言以帝儀葬明思宗，一似恩禮前朝備至。不知此特定鼎後，從諸臣之請，下詔掩飾耳目，為收拾人心計耳。按《聖安本紀》及《泣血錄》等書，都言闖賊入宮後，得思宗及后屍，盛以柳板，暴置宮門外三日，始得小殮。其殮也，殆桐棺紙紵，下僮僕葬，彼等遺臣不忍涉筆矣。及滿人入關，文字獄急，亦無敢彰滿王之涼德者。及讀鄉先輩邵青門先生文，書趙一桂事，不禁恍然。比客京師，晤大學校生趙某者，縱談明季事，自言一桂為其遠祖，子孫藏有乃祖筆記，當日事纖悉靡遺，較青門文特詳，今存祠中。因口述其大略，予紀而錄焉：

一桂為鞏下肆商，抱布貿絲，往來市廛間，樸願無過人處。及京城陷，使眷屬居遠鄉，獨袱被策蹇驢，偽為軍中運糧食者，逡巡入國門，凡為亂兵所困者十餘次，幾不得脫。奮勇前進，卒達禁中。先是，御史某者，直聲震朝右，所居與一桂鄰。闖兵且至，御史以殉國自誓。一桂匿其少子，慨然以嬰、白自任，且曰：「苟公正命，僕必為公營斂，如謝臯羽之於文信國故事。」及事極，御史固在圍城中。一桂知其必死，故棄家冒險入城以踐約，雖死於鋒刃不悔。

無何，御史屍不可得，而帝、后遺骸，方為偽闖臣順天府某遣官薄葬。梓宮窄小，如平民禮，舊臣亦無一人哭臨者。時偽臣某驅使明臣如犬羊，因令漢奸苛立儀制，輕輻素，飄搖出城北，厝置於十三陵之旁。非特不修園寢，且不起陵樹碣，但以小石揭隸曰「明某帝」而已。

一桂既不得御史，則奔走視思宗之葬禮，傷心已甚。旋赴昌平，至夜深，獨慟哭陵下。袱被宿樹陰，野草牽衣，螢飛鬼嘯，不之顧也。顧不得思陵所在。有友人某，為昌平州吏目，延之食宿，如是者三日，奮然作曰：「吾力必改葬以天子禮，報大明二百年之深仁厚澤。且使腥羶之徒，知吾漢族尚有人也。」乃即作歸計，欲變產集資為大舉。顧自恨商儉不諳典禮，恐草草貽後世羞，意不如先覓一掌故儒生，黃門常侍，夙嫻朝章國故者，以為籌商治事地，然倉猝終不可得。

最後乃得中涓人邢某，自言在宮中值差有年，社屋之日，曾目擊帝、后陳屍慘狀並葬所所在。又言田妃陵墓甚壯麗，苟帝、后合葬於此，尚不失體制。一桂乃與結盟為兄弟，出囊中金千餘，更往明陵探察。果由中涓指得昭陵旁一小丘，宿草未青，土痕猶濕。不覺悲從中來，念二百年帝王末路，乃至於此。古人謂：「一盂麥飯，幾樹冬青。」今且並此而無之，能勿傷感？中涓邢乃言：「漢家故事：梓宮須取東山之木，輪函合數人抱者，空其中，飾以丹漆堊灰。奢者則雜以金玉，外施金台銀閣，以為之座。及葬，則隧道通宮，明器畢具，刻木為宮人、黃門狀，甚則殺人殉，魚燈石馬，羅列隧前，百官負土為墳，各種一樹，以為紀念。今群臣皆諂事新朝，勝國典型，誰復記憶。縱有二三遺老，憑弔夕陽，亦不過淚灑千行而已。」一桂聞言，歔噓不已，既而奮然曰：「小臣無狀，寧毀家為此義舉，願黃門左右翼我，則感且不朽。」

遂先鳩工起土，出舊梓宮。視之，則業已朽腐，木片片片落。啟棺視之，帝、后顏色俱如生，惟冠服微黯。蓋當是草草成殮，不知何所拾得蔽服，妄以施之聖體也。一桂悲悼者久之，中涓邢亦伏地慟哭。即挈金往市中與某商訂購禮服儀品。某商者，舊為尚衣司供奉，稔知宮中儀仗及服制之等威者也。一桂往返與之密商，某亦義形於色，願以半價成全一桂之大舉，一桂感甚。先是，中涓移陳葬禮服物，約需二、三萬金。一桂以為先帝儉德昭著天下，不宜過奢，以損盛德，乃參酌奢儉之中，某商亦深然之。

因起田妃墓土，鑿山鑿石，入羨道中。拾級由隧下若干方積，始發見甬道。納陸而升，中為正殿，列備成行，衣履執器如生人，■絳帷帳之屬悉具。前列祭品，簠簋完好，銀釭膏火未滅也。朱漆梓宮居中，鍾虞無恙，旁羅殉葬之玩好物甚具。一桂因與中涓將帝、后新作梓宮昇入，乃舉田妃棺移於右，而以思宗梓宮居中，周后居左。佈置略定，又因田妃有槨，帝、后俱無，爰議以田妃槨與周后，而為帝別作文木之槨，飾以鈿漆。費用不足，則中涓復引義士孫繁祉、劉再昌等捐集數百金。槨成，始安設妥帖。增購牲醴楮帛、金銀鏤錠之屬，奉奠策祝，繼以哀哭。中涓、義士而外，勞役者數十人，莫不酸鼻流淚。附近居民爭來致弔，轟動鄰邑。

縣官聞之，若有所感，乃使吏目某開縣支費，將為之請於朝，發給庫帑。一桂力辭不受，仍挈袱被，與中涓偕遁至遠鄉。吏目覓之，不得也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「滿清虎狼，吾何必以清白體供其魚肉？且即不得禍，而假先帝遺骸以沽榮名，尤不忍為也。」

嗟乎！較之「冬青樹」故事，其諷義有過之。微青門一記，幾使此舉湮沒無聞，雖有藏祠之筆記，誰睹之而誰傳之？是可慨已。

○九王軼事十則

清初宮庭督亂，貽譏千古，史臣因而深諱，不敢施一直筆者，惟睿親王多爾袞屍其咎也。

多爾袞為清太宗母弟，行居九，世稱九王，或曰，貴時人稱九千歲是也。太宗既崩，福臨尚幼，遺命以皇母弟攝政，仿周成負辰故事。然某君秘記，則言太宗深惡多爾袞，遺命並未及彼。且相傳太宗暴斃，乃多爾袞賄內侍毒之。宮闈事秘，史無佐證，未敢斷也。要之，多爾袞樹黨固，宮闈親近皆其心腹，故能傳受遺詔，大權獨攬，非其他伯叔兄弟所能及。

先是，中原甫定，南方諸遺臣輒興兵倡義，宇內騷然不寧。福臨幼弱，未親政，多爾袞借軍機重要為名，出入宮禁，如履帷闥。博爾濟太后與多爾袞福晉本同姓姐妹，親密如家人。太宗初崩，太后原有垂簾之意，因祖訓所格，恐宗室中轉有挾此名義別生枝節，以搖動福臨之位置，於計殊不便。多爾袞夙見信於博爾濟太后，乃獻計，用攝政制，而許以內權讓后，一如太宗生時，且其利益有突過者，故博爾濟太后深喜之。又多爾袞貌英偉，長臂善射，儀表不凡，諂事博爾濟后無所不至。博爾濟后深信其可恃，故外內聯絡，情逾骨肉。

或傳太宗未崩之先，多爾袞即通於后，特跡尚未著。至福臨即位，始覲然不諱。顧遵漢制，內則父子，外則君臣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，故雖攝政，仍援君臣之義，不廢拜跪之禮。每入宮，或遇燕見，攝政王須北面而朝。博爾濟太后心惡之，下詔諷諸臣議崇攝政王典禮，內三院首以皇叔九千歲之禮進。多爾袞冒昧不察，遽受其策。及行禮，諸臣一跪三叩首，而朝帝、后時，仍不免北面。

一日，太后與多爾袞同游海子，並輦而行，侍衛前奏事，俱先帝、后而後及攝政。多爾袞偶有奏對，鴻臚贊禮者猶三呼跪拜如常儀，多爾袞心大不懌。翌日，使人謂太后曰：「予終不能與太后共享安樂，以予為職分所限，君臣安有敵體？方今心勞多病，請罷攝政職出宮，閉門思過，不復能望見太后顏色矣。」太后得奏，心大懊喪，乃立命內大臣某往攝政王府議下嫁事，且命內三院擬稱尊皇父大典。時明臣陳之遴為大學士，咋舌曰：「此禮亦可議乎？」滿人據其言入告，太后大怒，命即論死以示威。會有救之者，謂下嫁大嘉禮，不宜用刑，乃降譴戍編管三姓城，於是無敢持異議者。時策書出內三院漢臣某手，或曰龔芝麓尚書。策引周旦姬文，浮華滿紙。自是群臣朝賀，咸先皇父攝政王，而後及帝。凡章表一切，咸稱皇父矣。

福臨少長，心知其非，凡閱章奏有皇父字，輒廢閣不閱，或遣內侍送多爾袞處。顧福臨性沉默，好佛典，有怒輒隱忍不發。旋以多爾袞征討有大功，諸武臣咸聽命，四方未靖，恐投鼠傷器，且不欲傷太后心，乃有醇酒婦人之意，如漢惠帝故事，厚寵董妃，輒不視朝。及九王敗，始稍稍問政事。

清太宗后博爾濟氏有殊色，肌膚如玉，宮中私號之曰「玉妃」。初僅為才人，慧黠有智謀，言輒稱太宗旨。世傳以參汁進於洪承疇說降，遂盡得關外地，卒覆明社，其功不在開國元勳下也。玉妃既得參與帷幄機謀，權力日進，又以生皇子福臨故，遂得正位為后。有妹嫁九王，即多爾袞福晉，貌亦殊麗，白晳光豔與姊等。人以別於后，故彼曰「大玉妃」，而此曰「小玉妃」。

兩玉妃初極相得。洪承疇之降也，操此秘密勝算，折衝於帷薄內者，蓋小玉妃亦為之疏附焉。太宗固知之，以故待九王亦特優

異。既都瀋陽，起居儀從漸仿漢制，官禁稍稍森嚴，獨九王以參與密謀故，恒出入自由。太宗頻年用兵，東征西討，幾無一日安處。既服朝鮮，轉師入山海關，圍京師，輒經年不還宮。內政瑣務，盡決於九王，而實奉大玉妃意旨，逢迎無所不至。

大玉妃往往留九王居宮中，經旬不歸私室。小玉妃遣人探之，輒言軍國要事，日不暇給，況外出則恐犯漏泄之嫌，不便。小玉妃初信之，既而人言藉藉，頗多穢聲。小玉妃乃親往宮中，以請安為名，偵察動靜。大玉妃匿九王他所，不聽小玉妃入，且不與之面，遣人傳詔曰：「皇帝有旨：不奉令而擅入機密地者，殺無赦。幸福晉自愛。」小玉妃大羞憤，欲自裁於宮門，為左右所持，乃勸慰之，使歸。自是，玉妃姊妹花變為仇敵矣。

會闖兵破明都，吳三桂引滿兵入關。未發，小玉妃賄某王進言於太宗，白大玉妃、九王醜狀，纖悉靡遺。太宗震怒曰：「朕不處分此獠，何以取天下！」乃命返師瀋陽，欲先正宮闈，而後出兵取明。還宮未逾一日，以暴崩聞。人皆疑為大玉妃及九王所弑，但其時九王黨羽頗盛，莫敢撻其鋒也。旋奉遺詔攝政，師入燕京，遂恒居寓中。政事機密，大玉妃一以委之，公然帝制自為矣。

小玉妃既抵燕京，恚不往朝太后。或勸以掩飾朝廷耳目，不得已，乃一往。太后方與九王宴樂，乃命宮人引入他室，半未一面。小玉妃擲冠而起，大肆詬厲，宮人咸掩耳。或以報太后，太后欲使武士縛而辱之，總管某進曰：「此所謂播惡於眾也，且太后有殺妹之名，不可。不如使皇父裁之。」太后乃命多爾袞先歸，使人傳召。小玉妃不信，以為九王尚在宮中，特太后之黨弄已，堅坐不返，必欲太后面見始退。久之，一侍婢持物入告，則九王之手環也。侍婢固小玉妃所親信者，始快快出宮。是夜，小玉妃以暴疾卒，舉朝無敢發其覆者。乃睿王削號後，府中人始泄之。

當順治八九年間，九王權力正盛，舉朝翕然稱皇父；宮中遊宴，則與太后同輦並載，視福臨幼主蔑如也。

一日，海子中方作競渡之戲，江南總督獻老舟十餘人，操槳駕舵，如履平地，太后與九王樂甚。又值浙中獻女樂至，乃命開筵奏樂。豪竹哀絲，聲振林木。九王大悅，請太后同登水心亭，憑闌展眺。

忽一舟子駕舟如飛而至，矯捷如水鷗，其勢直向九王。九王方嬉笑賞其健銳，舟抵亭堦，舟子躍而登，拔劍如虹，直刺九王。九王大驚，側身閃避，劍鋒擊中侍衛，斃焉，去太后僅數尺。亭外武士急起持之，舟子始就擒，乃罷樂撤戲。

自是九王始知有人圖己，不敢復與太后同游，且太后亦不敢徜徉海子間矣。乃命嚴鞫舟子，則大言奉大將之命，為清朝除元惡。而大將所主使者，即今上是也。問官震駭，恐卒連成大獄，有傷主座，不敢以聞。僅言舟子素有瘋疾，忽眼花，見龍袍舞刀，形欲攫己，故出劍禦之。賄舟子使改供，舟子誓死不從。九王令心腹探之，悉其狀。遂鞭問官，而斃舟子於獄。

時豫親王多鐸在江南，兵權方盛，部下之在京畿者，其勢亦不下九王，平時頗與九王不相能，故九王疑舟子必多鐸所為。乃召之還朝，以覘其向背。或告變曰：「豫王欲借清君側為名，奉幼主以行司馬氏八王故事。謀既成矣，盍先圖之？召而若來，可閱兵南苑，數而戮之；不來，則密旨使江南總督圖之可也。」

及旨下，多鐸即日還朝。九王不得已，乃借郊迎慰勞之名，大閱兵南苑。多鐸既至，從容奏：「江南軍務方棘，而忽命北來何故？」九王若有慚色，良久曰：「吾兄弟凋零如此，瓜爾佳之系，惟吾、子二人在耳。無從相見，安得不一謀良覲。且王勞苦備至，歸而稍事休養，亦誼所應爾。吾意固無他也。」多鐸曰：「感王念手足之厚恩，死且不朽。昔太宗宴朝，嘗指儲子謂吾二人曰：『他日夾輔新室，惟汝二人任之。同心協力，以為屏藩。』予在帝旁，式昭鑒之，願二人其毋忘斯言。今言猶在耳，而宇內殘孽未平，非吾二人行樂之日也。京畿兵力饒足，訓練嚴明，皇兄其善護幼主，以慰先帝之靈，以安皇太后之心。弟則並力南向，蕩平遺頑。他日獲竟全功，獻馘奏凱，然後與兄馳驅廣囿，歌舞太平，詎不美哉！」即日辭謝。九王以兵送之，至通州始返。

自是憚多鐸之英明，稍稍斂跡。太后欲去多鐸，九王曰：「彼有大功於國，不可動也。惟他日當擇強鎮以處置之，勿使居中以間官府之事，則幸矣。」

福臨常使人通旨於多鐸，令防九王。九王偵知之，顧終以多鐸持正，不敢行成祖之事。無何，多鐸以江浙平，入朝。會九王墜馬臥疾，遂覆其權，數其罪，奉福臨親政。自以與九王同母弟，請罪。順治帝特旨開脫，且旌其功焉。

滿洲故俗向奉薩滿教，其祭禮奇異，尚有太古蠻野之風，不可為諱，而宮中祭堂子尤為特別。其祭式乃樹一木於廣庭中，四周供牲體，雜以粉團油餅之屬。外則數喇嘛持鏡擊鼓，聲震數里外，竟夕始罷。及入關後，自上宮禁，下至旗民世僕，皆行之。惟宮中大祭用喇嘛至數百人，場廣數百武，皇上步行旋繞其中，以為大典。

九王既攝政，旋稱皇父，乃公然與太后並祭堂子。

先是，喇嘛某者，太宗朝老國師也。凡出師或攝兵大舉，必祭堂子。每祭，必國師率諸喇嘛從事。太宗錫以尊號為「護法大照高明國師」，敬禮備至。國師亦自謂祭必受福，與他師敷衍儀式者不同。薩爾滸山之役，太宗懼於明師之眾，且與朝鮮六路夾攻，恐兵力單弱不敵，意甚猶豫，雖命將出師，而此心耿耿，猶難釋然也。及祭堂子，國師行禮訖，入奏太宗曰：「此行必獲全勝，覆朱明之宗社，肇長白之宏基，即其濫觴也。」太宗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國師指木椿上紋，謂之曰：「此紋全直，且作南向之勢，故知破竹迎刃，所向無前。又其下有一紋，顛倒錯亂，即敵人之象，故知明師當一敗塗地也。」太宗信之，並力一向，果覆明師。自是，國師之聲價益高，而堂子祭禮愈益隆重。

迨圍京議和之役，國師奉表入賀，謂此行即當代明正位中原，天與人歸，丁無疑義。既入關，攻燕京不下。太宗使人詢之國師，且令更祭堂子，以卜休咎。國師覆奏謂：「皇上於前祭時，適有他事，少繞三周，致尚須三年後始得正位。此行不如早班師，以俟機會，否則恐有意外之禍也。」太宗遂解圍東歸。自念當時未及終祭，果因葉赫獻女，亟欲往視，故致三周未畢，殆干神怒，受此頓挫。乃遷怒葉赫之女，拔劍殺之。

及闖兵破京師，太宗亦議以兵南向。堂子祭禮甫畢，國師忽臥病不起，亦不言休咎。太宗令人促問之，則含糊漫應之曰：「事必克，皇上勿疑也。」未幾，吳三桂假師復仇。適太宗以疾薨，國師始白明京可取事。九王信之，果獲濟。問之，則前之臥疾，知太宗不及見成功，難於直言，引疾以避之耳，九王益敬服。

既攝政，凡出師致祭，國師施法如常。嗣稱皇父，將行祭禮，國師不知所之。偵騎四出大索，終不得。諸大臣皆知九王之必敗矣。九王因國師潛遁，以為不利於己，大恨。乃索其徒，將盡殺之。福臨信佛甚，陰囑內侍釋其強半，放歸蒙古或西藏。九王敗，復召歸。國師陰謂人曰：「九王苟極誠奉事祭禮，實可繼大寶。惜乎！其荒淫致敗也。」

九王雖驕蹇自用，而頗尊視明代人物，且於宮禁中尤以遵奉明法為重要。即如祭萬曆媽媽神一事，亦九王所定之制，迄清季二百餘年未革者也。

萬曆媽媽奈何？曰：明萬曆間，清太祖攻撫寧，為明將所擒，囚於獄，將殺之，清廷乃行賄於某內監。內監請於太后，太后傳命釋之。清廷念太后特恩，命於宮中設祭，每日必先上食，而後清主始敢食，謂恐神誅殛也。其畏明之威力如此。及入關，既據明宮，諸滿臣議廢祭禮。某貝子尤激烈，以為：「吾國既已代為之主，勝國之帝后，皆吾臣屬也，而猶祭其女后，毋乃褻尊？且致祭之由來，即隨此紀念而傳播，是不啻揚吾祖之恥辱，奈何不廢之耶？」九王獨奮然曰：「不可！此祭所以為祖報恩，不祭是忘祖也。且此紀念，足以彰吾祖之締造艱難，與明廷之失政，何恥辱之有？決不可廢。」遂定議。

既而九王之所親告人曰：「入宮之始，九王亦不以為然。其夜入宮，方與太后同夢，乃大呼見鬼，云明帝、后上坐，縛而撻責之。比醒怖甚。嗣是明宮神廟，無一敢動者。況祖制之祭萬曆媽媽，名正言順，彼安敢廢耶！」人始知其抗議之故。自是，每日致祭以為常。

顧其祭禮亦甚奇特。每日子正三刻，東華門啟扉，首先入門者，即此主祭之老巫媪也。布圍騾車一乘，不燃車燈，載活豬二口，直入內東華門，循牆而行，抵紫禁城東北隅，有小屋三椽，中供萬曆太后神像，即滿俗稱為「萬曆媽媽」是也。殺豬致祭畢，天始黎明。乃以餽餘之肉，分賜大清門侍衛。此肉為二百餘年老汁白肉，滿洲所甚珍者。侍衛食賜餽時，不設匕箸，各解手刀批

之。又不准用鹽醬之屬，而味獨完好，殆如古人所謂太平、太羹者。

顧諸侍衛習漢俗久，淡食惜其無味，然格於禮制，不准用鹽，誰敢破此例者。惟侍衛等在直廬，去便殿甚遠，微特帝目所不及視，即王公大臣，亦罕過而問者。故諸侍衛恐用鹽犯稽察，而別設簡便以代之，則耳目不易周矣。法用厚高麗紙切成方塊，以好醬油煮透曬乾之，藏衣囊中。食時，乃取一片置碗中，舀白肉汁半盂浸之，頓成尋常所用之醬油，且味較優於市中所購者。乃以所批肉片蘸食之，佳美無倫，為外間所未有云。

顧侍衛值班者俱得食，而不許攜歸。欲如東方曼倩之廉，而歸遺細君，卻不可得。聞之友人，前清時為值班侍衛者，語時猶津津垂涎。不知今日老白汁尚存否，當一訪之。

九王猿臂善射，力能搏虎，儀表偉岸，實亦人傑也。惜以諂事太后故，習於軟媚欺詐，遂並其心術而喪之；復溺於酒色，盡以精力，疲於纏綿歌泣之間。故不四十而銳氣頓減，衰弱如老人，卒以夭死。

相傳大玉妃有蠱術，每夕能御十男。當九王未入宮之先，太宗頻年用兵於外，大玉妃常以布圍車載男子入宮，如晉賈后故事。及九王被寵，以一人獨當其衝，尚覺餘勇可賈，可謂奇稟矣。

有小臣邢某者，漢軍也，夙居都下，雜蹂屠沽飲博中，賤穢之事，靡不通曉，曾為勾欄中製造淫器，有專家能名。大玉妃不知於何處聞有此人，遂以重賞召之入宮，令九王盡考其術，鬪戲無所不至。嘗命巧工於三海深處築一九曲亭，中為密室，四周曲廊洞房，幾於天衣無縫，外人者未由得其途徑，則終傍徨亭外而已；如迷樓，如八陣圖，巧匠所不能猝解，云亦漢人某所為。

世祖少長，有點者微泄其事，欲往覘之。既至，曲折盤旋，苦不得目的地。情急欲出，復迷誤回轉，良久無術。導者窮極智巧，僅得引出而已。世祖甚怒，欲殺導者，謂限三日，不得達目的地者必斬，泄此語者亦必斬。逾二日，導者繪一圖，循之行，始得入亭心密室。其中陳設奇麗，太后與九王固未來也。人聲闐然，且無守者。以外人從無闖入故也。其門用西洋玻璃為一角屏，四周有楹聯圖畫之屬，前有方案，微特不知者，誤為嵌壁之鏡。且驟入其境，鏡光外射，彷彿鏡中所收之園景，乃係亭之外廂。又類此鏡者有四、五，大小方圓，絲毫無二。即使知其機捩，而不記其第幾之數，仍不得其奧竅也。鏡內復有數重，始得達密室，其幽秘如此。

世祖既入玄中，遍睹奇物，目駭手顫，幾於無一識其名者。恐為人所覺，倉皇走出。自此處心積慮，以芟除九王為己任矣。曾封密旨與豫王多鐸、貝子博洛等，謂：「朕終日芒刺在背，苟使獲見天日，皆卿等之賜也。」又言：「如虎入柙，積威使然。但荒淫無度，多行不義，必且自斃，此天道也。朕以國家多難，不欲輕於一擲，必計能發能收，始克濟事。卿等其念之。」世祖之堅忍有謀如此，故卒能勝九王，蕭梁明燕之事不復見也。

九王後知世祖窺其隱秘，嚴詰導者，不得主名，乃雜治內侍，誅戮多人，宮府無不側目。大玉妃聞之，佯為不知，世祖亦不問也。

好色者必以瘵死，古人之言，良不誣也。九王既荒淫無度，竭其精力以媚大玉妃，而復私取宮女漁獵，無所不至。及三十六七而後，力已不支，歷求人參、鹿茸、牘膾之屬以為補助，仍苦其效果未閱。或獻策曰：「喇嘛在西番，向以興奮藥神其術。今聞其囊中多奇藥，而國師尤為領袖。皇父盍向索取，必有大驗也。」九王果向喇嘛請求。喇嘛曰：「此必皇父親祭之而後可得。」九王唯唯。

國師乃為之設壇於宮中，牲牢樽俎，金台銀盞，備極豐腆。鑼鼓聲如怒潮，入夜則華燈百枝，繁星遍曜。喇嘛百八人旋繞誦經，梵吹音徹屋瓦。如是者三日，乃於壇中央置淨瓶一，大如牛膽，以膠皮紙封固其口，紙上有符籙狀。喇嘛又旋繞誦經良久，以拄錫略作手勢，颼颼一聲，封蓋之紙已揭。喇嘛乃傳命請九王登壇，植瓶下視，中空無物。方駭怪問，喇嘛忽於帽簷下探得小囊，才如扇墜。傾之，出二丸，大小僅於菉豆同，色正赤若丹砂，上作凹凸形。喇嘛指丸謂九王曰：「此西天子母丸也。昔達賴第一世祖坐牀時，以此丸置金瓶中，傳其呼畢爾罕之第二世祖，其後世世相承。此藥能自生息，永久不滅，又名阿肌蘇丸。凡有大功德佛緣者，或大寶法王護法，則可以牝牡二粒為胎基，虔設壇，誦咒三日，乃以淨瓶置丸其中。復虔祝七日，更移置淨室中三七日，始啟其封，則藥必滿中。取以治病，適如其分而止。此丸靈驗異常，非人力所可配制。皇父幸勿輕視。」

九王唯唯，如其言，果獲九藥滿瓶，約數百粒，絕未見有人置入也。且封固時面請九王作識，淨室中日夜遣人守之。喇嘛俱在室外，亦未嘗闖入也。

九王初不敢服，大玉妃極信奉喇嘛，且言：「昔太宗嘗以此藥丸令服，故能精力過人。今見此丸，實與前狀無異，必有奇驗。」九王乃按法服之，不三日而神采煥發，精力大振。凡服半載，始畢一瓶。

畢後一月，忽大委頓，急欲使喇嘛復為之。喇嘛索牝牡二粒為胎基，九王告以已盡無餘。喇嘛駭曰：「此丸名子母，須有母而後可得子。今已無母，奈何！雖設壇作法亦無益矣。」九王曰：「爾所獨不存母藥乎？」喇嘛曰：「此丸俱存達賴法王庫中，東來時僅僅得此。今以皇父命，固不難調取。但必西土一行，往返須周歲。皇父不及待，無萬全策也。」九王曰：「與其無有，何如少待？」力促喇嘛行。

喇嘛不敢違旨，束裝作行色，而實逗遛都下。未幾，九王以疲弱墜馬，遂不起。喇嘛告人曰：「吾見其精爽已離軀殼，求此丸必不及，故不煩多此一行。而又不欲違命，使之傷惱，故偶作狡獪也。」

其後清帝有疾，喇嘛常以此丸療之。

大玉妃下嫁而后，九王晉稱皇父，權勢赫奕，貴胄中多側目者。而世祖年長，漸覺其非。及南苑閱兵後，世祖知其有非常之謀，益憤不能平，往往見於詞色。

九王偵知之，常自危。其黨有瑪哈者，狡黠多智謀，因獻計曰：「福臨正位已及十稔，功臣宿將咸以擁戴幼主為忠，設有變易，渠等未必肯帖服。而南疆多漢孽，方欲觀釁而動。此禍一發，恐不能收。不如用陰謀奇術以傾之，外間絕無動靜，而大寶唾手可得。此上策也，皇父盍留意？」九王曰：「陰謀奇術奈何？」瑪哈曰：「喇嘛大弟子某，善攝魂術，能使人神智顛倒，失其常度。苟施此法，令彼幼主易性，則宣太后旨，謂其忽得狂疾，不可以為宗廟主，則中外無詞，皇父自應正位矣。」

九王大喜，乃宣召大弟子入宮，密謀所以處置幼主者。大弟子曰：「法當先取關外鹿皮，鞣而縫之，俾成人形，手足耳目曲折無不具，乃以醞釀灌其頂，菩提實其腹。設壇致祭，虔祝至四十九日，皮人乃能行動，宛如生人。然後施以符籙，遺以咒語，使之攝生人魂，無不驗矣。皇父苟欲為此，此非旦夕間事，宜秘密籌備，不令三人以上知覺，方能收完善結果。否則，雖有皮人，亦不驗也。」九王信之，揚言欲製皮衣數百事，以賜八旗軍士。遣使四出，往三姓、內蒙等地廣徵鹿皮。

皮至，以示喇嘛，輒言不佳，則斥而售之。內監因緣為奸，所獲不資。最後得摩天嶺千歲鹿，其皮柔如人膚，入火不燃。使巧工拈人髮縫之，敷以魚脂，幾與生人無異。九王又命名手繪世祖像，尚其面目製之。既成，喇嘛設壇誦經，施以符籙。中夜，使人請九王視之，彷彿見皮人能行動，且作攫拏狀，大悅。會世祖有疾，心神不寧，則以為皮人之驗也。

是時，九王亦以疾疾委頓，中心怔忡，日覺煩躁，因獵於南苑。侍者不稱旨鞭撻誅戮者，日必數起，人人自危。乃有小豎銜恨，往告世祖以皮人狀。世祖遣心腹覘之，盡得其狀，且窮其皮人置他所。或云喇嘛受賄，故世祖得取之。旋有人往報九王。九王方馳逐，聞報大驚，疾疾頓作，因失足墜馬，股幾折，輿輦而歸。太后使御醫治之，曰：「督脈已絕，不可救。」未及三日而卒。世祖始將其皮人宣示君臣。

太后聞之，大悲。托言進香五台山，一去不返。後世祖出家，相傳猶及見太后也。皮人尚存其一，在今南池子瑪噶喇廟中。

世傳洪承疇之降也，有九約，即男從女不從，生從死不從，陽從陰不從，官從吏不從等云云是也。據爛於清初掌故者言，此非太宗朝之事，實清師入關後，九王攝政時代與承疇雙方訂者。

先是，江南未平，明遺臣屢起義兵，警報迭來，宮廷震駭。太后與九王商收拾人心之妙計，九王曰：「今有洪承疇在，彼乃深知明人之性質。苟得彼悉心擊盡，天下不難定也。」太后若有所悟曰：「吾幾忘之。承疇真名將，昔日英偉之貌，今猶如在目前。明臣有此，實可不亡，惜其君不能用耳。」乃使九王宣召入宮，令宮人施地衣，設棉叢，賜之侍坐。時承疇疾甫愈，咳咯咯有聲。太后與九王慰問體恤備至，並賜參汁珍品，令內監為之按摩。良久，始從容問安天下大計。

承疇奏曰：「臣籌之熟矣。人心思舊，乃係天然之性，非必朱明恩澤深入人心，有過於大清之政績也。皇父、太后過慮，乃使老臣與聞大計，老臣敢不竭犬馬之忠，為涓埃之報。臣愚以為，人心宜緩不宜急，宜靜不宜動，宜小不宜大，宜輕不宜重，宜於不要緊處著意，更宜於不著意處下手。但使大綱要典不致妨礙，其餘網寬一面，悉聽彼所為，則良儒者有以安其心，狡黠者無所施其技。人心既靜，不可復動，則天下太平矣。」

九王深服其高論，乃進詢方法。承疇袖出一摺敬呈，曰：「臣獨居深念，已妄籌九約，未識聖鑒可許施行否？」九王視之，有不明處，歷使承疇詳為解釋。太后聞之，亦稱善者再。九王曰：「是皆可行。且於我朝廷之大經大法絕無抵觸，而大有利益者也。」遂發內閣，令擬旨，即日頒布。且著為功令，永久不廢。江南人士聞之，多偃旗息鼓而歸者。

總督郎廷佐奏洪承疇有大功，宜配享太廟，九王許之。後九王敗，滿臣多以為言，世祖乃撤其從祀，蓋因其建議於攝政時代故也；若在太宗朝，則無反汗之禍矣。

九王以皇父之尊、太后之寵，而身死無幾，即治其僭逆之罪，奪號仆碑，不留餘地，且禁錮若孫，以其賜邸為喇嘛廟。固由平日驕奢淫佚，有逾常軌所致。然亦多鐸、杰書等爭權相忌，而世祖積不能平，乃激之，使不得不然也。

九王雖諂事太后，覲然稱尊，為歷史未有之奇醜，然在滿俗習慣，亦未為大惡。且其初擁護世祖，不無微勞，晚年乃有皮人等奇案，顧尚在莫須有之間，殊鮮實跡。惟其秉權自衛，不肯早退，世祖既長，猶居攝政，且與太后宣淫各節，不可為諱，有以激成世祖老羞變怒之心。

而多鐸以求為江南王，如平西王位，九王恪守祖制，不肯假借。其實開國時，功令未定，親王封藩，絕非若後世之嚴禁。而九王恐其尾大不掉，加意防範，且與兵與餉，均不能滿多鐸之意。多鐸疑皆九王為之梗，積怨益深。又多鐸時在江南，習於清流之諷議，常以太后下嫁事為滿人之污點，心甚不平。謂九王賣國敗名，設人心藉以鼓煽，搖動國本，則其肉實不足食。幕中人多有為九王所黜者，又從而點綴之，於是傳入禁中。九王益疑憤，乃有南苑閱兵之舉。卒以人心頗助多鐸，九王無如何，未敢輕試。然世祖則決引多鐸以排九王矣。

及怯病既成，措置又復乖舛，即不墜馬，彼世祖之密謀使者，絡繹於道，非朝召外兵，即夕清君側矣。故當九王出獵墜馬之先，世祖已密遣人召多鐸於江南，召杰書於關中，不日將起大獄。然天竟助清，九王自斃。否則操戈同室，喋血宮庭，以京師為孤注，苟明臣乘之割據江南，北方勢難兼顧，天下安危未可知也。

聞世祖有謀臣曰尼哈，實鼇拜之先輩，初為世祖畫策，欲即召多鐸人為內大臣，免他日召外兵，致起大爭。世祖攝於九王之勢，不敢發命。後九王勢盛不可復制，始毅然與多鐸密謀去之。尼哈曰：「此危道也。即使九王可去，而奸人乘間起事，竊恐非數十年之力，不能弭此巨禍矣。」世祖曰：「朕不復能忍。苟捨此，卿尚有萬全之策否？」尼哈曰：「臣昨見九王，堂其劉爽已失，塊然軀殼，瘵疾已成，必不能久。盍少待之？苟其自斃，不勞手足之烈，而大慙可除，此天幸也。設不然，疾果漸劇，亦可諷使引退，而召多鐸來京。先散其黨羽，儼然一病夫，無能為力矣。」世祖然之。

不三日而九王墜馬死，世祖即日與尼哈等欲議其罪，太后不許，仍以禮葬之。及多鐸入，與尼哈等諷太后幸五台。太后自知無狀，且鬱鬱寡歡，遂往五台。途中聞朝臣多論九王罪，奪其位號，且仆所立之碑，愧恚交並，語從者曰：「吾居宮中無俚，且吾富貴亦極矣。不如出家清修，以了世緣。今以吾衣飾為紀念物，付皇上字之，他日可相見也。」遂不復歸。

世祖常陳太后之衣，涕泣不可仰。蓋雖恨九王之不德，念太后之恩不能終養。且以九王故，致傷其心，引為終天之恨也。其後卒以董妃之死，解脫塵鞅，飄然出世，傳者咸謂實往訪母云。